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閣公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 叅閱

宋經畧奏議

奏疏

宋應昌

慎留撤酌經權疏

朝鮮留守

朝鮮陷沒援師一舉 聖武布昭猛將効力策士獻  
謀復已亡之國而還之舊君遏方張之夷而驅之海

外、皇上興滅繼絕之仁、無可復加、伐暴除殘之義、於今爲烈、果如 聖諭、亦以何求、分宜挈本國而還本主、聽本主而守本國、留守我兵、真出無爲、但竊念善始者、期於保終、圖近者、貴於謀遠、請將日本朝鮮、強弱情形、留守封貢、互用事體、及擔當結絕掣肘責成、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伏惟垂聽焉、去歲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長等率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滿

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睥睨內地耳。臣於前題暫留大兵防守疏中。頗爲明悉。乃若朝鮮幅頓六千里。地非不闊也。八道三都。民非不聚也。然而倭奴一逞。不踰月而全國傾陷者。此無他。良由該國君臣。昏闇媮惰。詐僞不情。棄天險而不知修。棄人力而不知練。棄鉛鐵自然之利而不知用。棄億萬黔首之民而不知恤。以致廢時失事。國破家亡。一

至於此、若日本諸倭、視其君臣、真猶几上肉耳。特以聖主之神武、廟堂之籌畫、及我將士之用命、畏威請封、倭衆大執、久已過海、止有平行長帶領部倭數千、屏居熊川島中、收斂安靜、不敢生事者、今已半載、全慶諸將、分守信地、並無失事、狡夷至此、可謂恭順。若天朝之待四夷、如天覆萬物、何所不容哉。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已矣、與封與貢、以羈縻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經也、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猶之留守形也、封貢影也、有形斯能有影、無形則無影。

矣。封貢之事，臣方差官與之講論，彼止欲請封，卽與之封，封後二三年無事，果可與貢，另議與貢事體次第，應該如是，無庸論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當亟爲講求者何也。蓋朝鮮與中國勢同唇齒，非若琉球諸國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齒寒，自古言之，休戚與共。是朝鮮爲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故臣嘗謂朝鮮爲薊遼保東，喫緊屏翰，全羅慶尙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

皇明經世編

宋程畧奏疏

卷之二

則臣守

三

平露堂

無事。失朝鮮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  
爲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能守全慶是  
謂執簡御煩。扼吭拊背。再或與封與貢。倭必知吾有  
備。無隙可乘。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旣少。成功又  
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  
與封與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可乘。適以動其窺伺  
之念。用力旣大。爲患不小。無策也。況我之視倭。猶倭  
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  
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

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倭于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必不再來。能藉 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封貢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爲之。非謂今日兵馬。可得而遽然撤放也。且近據報稱。西生浦之倭。焚燒林木。整頓舟船。大衆已去。餘黨躊躇。是



倭情可坐而待也。恭遊諸將如駱尚志之修築南原，宋大斌之置造鐵砲，委官彭士俊之欲樹釘密陽，副總兵劉綎之報稱訓練麗卒與陪臣尹根壽之招撫亂民，皆見在分派督率舉行，是修設亦可望而就也。若遽撤之，是謂半途而廢，盡棄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後矣。故謂朝鮮無關於中國，則可謂朝鮮有關於中國。既已拯之於初，猶當護之於後，全其終始，乃可耳。或者謂留守日久，費餉不貲，奈何？臣復又有說焉。蓋全慶東西二路，所當防守者，環繞不過數百里。若東

保薊遼沿海周圍不下數千里全慶襟江阻海峻嶺  
崇山有險可據留守兵馬僅僅以數萬詐若東保薊  
遼地方處處濱海海面不似東南遼闊海岸率多平  
坦無甚險峻倭舟在在可通防守兵馬則當以數十  
萬計夫數百里與數千里孰遠而孰近數萬計與數  
十萬計孰多而孰寡一應軍馬器械犒賞芻糧供應  
支值孰省而孰費沉乎朝鮮津貼資助又當十分之  
三乎乘勢待時事半功倍抑何憚而不爲乎且東夷  
心狡不似北虜心直東夷志狂不似北虜志淺況關

白行長。又係海上奸雄。如去年平壤講貢。卽以大同江定鴻溝之約。今歲王京講貢。纔到釜山。便有晉州全羅之犯。變動反覆。不可捉摸。兵家謂知彼知己。方可取勝。陛下試看此二奴。何如人也。烏可指定封貢。認爲全真。而乃拘泥執一以應之乎。臣愚謂此二事。要當審機應變。並行不悖可也。若今偏乎留守。適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伏覩明旨。謂倭奴狡詐。欵而犯。犯而又欵。從來只是羈縻。使曲在彼。豈有今日。遂以悔罪爲真。通行撤備。

之理、着愈加嚴謹、毋得疎玩誤事、臣仰窺 皇上量  
包天地、明並日月、夷情兵法、燭照數計、曲盡無遺、臣  
復何言、臣祇仰承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雜  
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  
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  
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  
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  
內地而省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  
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

餘倭未去之時。可撤於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臣自五月間與提督贊畫諸臣。猶思海上一邀擊之節。催國王拘集水兵。龜船截之於前。我兵逐之於後。以冀一逞。不意沿海兵船終成畫餅。且又大兵已撤。調兵不應。此計遂爾不行。又慮朝鮮新復。難以自存。故留兵一萬六千使之協守。復借封貢。羈縻時日。以爲修設之計。此皆臣等萬不得已而然。要之非本意也。況此一萬六千之兵。中多有名無實。臣方在清查求補足數。豈可於欠缺之中。復

行減撤。至如近日提督李如松之選練兵馬、兵科都給事中吳文梓之添兵增餉、思深慮善、俱爲得策。陛下所當亟從、責令着實舉行者也。

書柬

與副將李如栢、李如梅等書

火攻

門下爲王事勤勞、嚴寒遠適、異國不佞心殊懸念。昨尊意欲與沈惟敬同往平壤、具見忠勇。但將軍係大將軍親弟、又所鍾愛者、今欲携入虎穴、明是以將軍觀此如何局已悉沈惟敬之作一孤注。緩我大兵、而成彼詭遇之謀。旣入彀中生

死難保。此僕與令兄之所洞燭。而萬萬不可行者。進剿倭奴。令兄與僕已有定筭。火攻一策。尤今所亟用者。矧諸樣神器具備乎。昨面見旣已懇言。茲復再述。不憚煩瑣。查得平壤形勢。東西短。南北長。倭奴在平壤者。聞我進兵。彼必嬰城固守。我以大兵圍其舍毬蘆門。普通七星密臺五路外。當如新議鋪鐵蒺藜數層。以防突出死戰。其南面北面西面及東南東北二角。各設大將軍砲十餘位。每砲一位。須用慣熟火器手二十餘人守之。或擡運。或點放砲。後俱以重兵繼

之。防護不測。每門仍設虎將一員守之。一有失。懼卽時梟首。止留東面長慶大同二門。爲彼出路。須看半夜風靜時。乘其陰氣凝結。火烟不散。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中。使東西南北。處處射到。繼放神火飛箭。及大將軍神砲。燒者燒。薰者薰。打者打。鐵箭鉛彈。兩集神火毒火薰燒。其不病而逝者。萬無是理。若逝則必走大同江。俟半渡。以火器擊之。又伏精兵江外。要路截殺之。必無漏網。懸重賞召敢死之士。口含解藥二丸。用新製口袋。或盛米。或裝土。兼鋪柴草。置於



城下踰垣而進。看果真病與否。病則開門。令兵齊入。衆倭斬級將領生擒。各有重賞。若行長玄蘓二賊。尤加用心活捉。留待別用。此一策也。平壤一平。便當整束人馬。大彰聲勢。由中路緩緩而進。且莫深入。與我只要牽制。使彼中和鳳山開城諸賊。西來堵截。卽選精兵萬餘。從間道直抵王京。再探王京倭奴。畏兵坐守。則一一如火攻平壤之法。先取王京。以爲根本。然後將鳳山各處用孫臏走魏。伏馬陵之詐。或截其腰。或抄其後。與正兵會合。先後來攻。又一策也。若王京

西來救援。則用韓信伐魏襲安邑之計。與朝鮮將兵直據王京。復造精騎與我正兵前後接應。使彼背腹受敵。又一策也。三策倘得着實遵行。不至違悞。則萬無不勝之理。庸見如此。惟將軍裁之。幸甚。

與叅軍鄭文彬趙汝梅書

邀擊

接手札。仰坡公一鼓而下平壤。此蓋世奇功。不佞喜可知矣。但據尊報。行長玄蘓諸首領輩。幾致生擒。復成脫網。不免少有遺憾焉。聞攻城時。雲梯四集。奮勇先登。甚合不佞攻圍之法。第行長輩勢窮登樓。倘不

拘生致之說。火器薰擊亦無不可。何致夜遁。縱或潛逃。數萬軍中。寧無一人知者。若我先遣精兵二枝。或伏大同門左右。或伏大同江東岸。俟其將至。舉號邀擊。復以大兵繼之。彼將前後受敵。卽身生雙翼。諒無脫漏。較之遠追者。勞逸何如耶。

與李提督并劉袁二贊畫鄭趙二叅軍書

計除  
闕白

聞中和開城等處倭奴。盡奔王京。其執似合。其膽實喪。因其膽喪而攻之。無不大捷者。保爲大將軍門下。且夕奏弘功也。第屬國所以陷沒。中國所以勤兵者。

以關白爲禍萌也。不去此人。海宇終無寧日。鄙意謂  
欲去此人不可力勝。惟當智取。且倭在朝鮮者。俱非  
本心。彼欲留此。既懼大兵之勦。欲南歸。又畏關白之  
誅。乘彼難進難退之際。施我以夷攻夷之謀。倘王京  
倭奴執窮來歸。察其執爲倭中翹楚。或縱之生歸。或  
羈之幕下。陰用諜間。誘以封拜。彼既可望生全。其心  
又有希冀。雖屬島夷。諒無不效命者。其中運用當在  
臨機。若得去此渠魁。東南可以永絕倭患。大將軍之  
功。更出尋常萬萬矣。區區之見。若此。幸熟籌之。何如。

與叅軍鄭同知趙知縣書

承手教臨江冰解兵馬難渡忽爾水退蹈淺過之又獲奇功此天助李將軍也況玄蘇鎮信宗逸已斬止有行長一人譬之漏網之魚其膽已喪諒不足畏而李將軍又預施埋伏更以勁兵追擊真稱上策天心人事兩濟其美王京之倭殲之定在刻下矣但慮貴萬全事當慎重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烏銃亦足相當如初角之時當先施我火器俾欲進兵實且未進誘其放盡烏銃然後一鼓下之無難也外鄙見一二

開列於後，祈二公與仰城酌行之。一兵家用間，當在敵處兩難之際，今倭奴欲守王京，則懼我兵火擊，欲歸日本，又畏關白族誅，正進退維谷時也。乘此機會，陳以利害，誘以封爵，啗以厚賚，無不樂從者。王洙、張大善固爲可使，若便捷小心，如本部指揮黃應揚，亦可備一臂之用。卽今已在軍前，如欲用之，一聽仰城公驅使也。一朝鮮居民在王京者，四萬餘，暫從倭衆，其爲至真心，破家積憤，思一得當以報者，四萬人固一心也。且平壤已捷，其望我師如望雲霓，四萬

人亦一心也。當此人心思變之時，密令敢死人潛入城中，給免死帖，期以大兵一至，城下即據北山爲內

應，彼此夾攻，即百萬兵馬，可盡滅之。但人屬異國，心

難逆料，亦當預防。聞攻平壤時，朝鮮婦女上城助擊

○前○我○筆○之○此○情○理○之○必○然○者○何○乃○反○助○倭○乎

我師，此又出恒情外者。倘王京居民亦然，洩漏此機，

以計就計，未必無也。故不信之，則坐失機遣，信之恐

有他變。又在門下與大將軍熟計之，慎防之耳。一

關白見在對馬島駐札，聞彼兵被創，必益兵救援，不

可不慮。如偵有間道，挑選精銳將兵一二枝，多帶火

器直至渡頭。如船泊彼岸者。用計燒之。船來救援者。俟其近岸。火器齊發。內可截其歸路。外可却其援兵。魚在釜中。奚能全活。是一策也。亦當熟計行之。不佞處火器甚多。俱陸續盡發軍前備用。一遼兵旣不可借。劉綎陳璘兵又難卒至。彼衆我寡。大將軍憂之。誠是鄙意。謂朝鮮士卒雖柔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度得法。卽弱可使強。寡可使衆。前隊冲鋒。火砲爲先。然亦必挑撥精銳。以爲選鋒。朝鮮疲卒。止用插旗。吶喊。庶敢死者破敵。怯弱者助威。旣可保全朝鮮士卒。



不必他有調遣。此兩利之道也。亦可行否。又聞朝鮮  
兵士善射者亦多。用以當鋒。必能取勝。此又不可與  
疲卒槩用于後也。一王京居民與倭雜處。彼此難  
辯。况破城之日。事在倉卒。恐致混殺。設若有之。既失  
天朝往援之意。又孤屬國望救之心。亦非大將軍與  
本部體上天好生之德。聞軍中法令嚴肅。本部固不  
必過慮。但事關生命。陰功係之。仰城公富貴已極。正  
宜修積。則今日當重者。端在此也。其拒敵者固難輕  
宥。其勢屈而降者。望加意辨別。公與本部預發免死

帖數千給之。意亦爲此。再望於匆忙之際。更加嚴禁。不許混傷。則不惟功高。亦且德盛。不惟勇震。亦且仁全。惟門下留意焉。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留守處簡

某承相公尊委。卽捐糜以報。亦無所惜。昨仰仗指授。幸下平壤。兼之開城諸路等倭。盡逃王京。機似可乘。但諸倭集。僞其勢反熾。王京百姓。又爲腹心。且山路險峻。水畦泥濘。天雨連綿。淹過馬腹。進剿甚難。今雖分兵一駐開城。一駐平壤。休養士卒。奈城中房舍被

焚過半兵皆路宿且朝鮮不通言語不通貿易卽有  
銀錢無所用也。况遭兵火蕭條已甚衆兵自渡江至  
今菜肉鹽豉之類無由入口甲冑生虱衣履破碎一  
遇天雨渾身濕透相抱號泣馬倒者且有一萬六千  
匹兵士可知矣某雖發價給賞亟行遼陽買布并牛  
酒犒勞搭蓋舖舍然所給有限或緩不及事人情不  
安大有可虞昨贊畫李提督三協偏裨俱有印信稟  
帖請暫撤兵待秋冬天時地利人和在我然後直搗  
王京庶或可望是一策也但今幸獲平壤開城累捷

一旦遽撤我兵，回散各鎮，恐賊陰肆逆謀，復行窺伺。我兵既遠，一時難以策應。而朝鮮新敗殘破之餘，揆之理，執必不能守。至將前功盡棄，奈何？又思我兵久

駐外國，其餉銀必須加倍。他兵朝鮮殘破之餘，力難

支給。我國爲人守國，費出不貲，亦非得策。訪得本邦

此亦一策，時又有議屯田于邊者。

銀礦甚多，似可開做。且其國銀錢絕不使用，雖產此利，民不知行，亦不知爭。礦徒盜劫之患，不足爲慮。其

今議行求一善策，令朝鮮輔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給新軍，作爲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邦，下可

鼓士卒。況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彼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未知相公以爲何如。至如龍山倉糧已燒。倭奴或難久駐。然倭謀叵測。未可必也。夫執言於前。左次於後。俱屬兵家要法。某未敢擅便。星馳上聞。伏乞相公與本兵及兵科速議示下。以便調撤。至禱至禱。

與李提督書

相機進勦

昨觀來札。述清正與行長矛盾。宜有之。蓋清正挾二王子三陪臣在彼。且平壤戰挫。彼又不與恃已之功。

恨行長之專其情矛盾宜也。但行長既行。清正決不  
敢留。蓋前日併集勢衆。今日倭歸勢孤。前日聲勢相  
倚。且亟脫威鏡。今日勢孤力屈。何敢獨留。縱使清正  
肯留。而部下羣倭亦必不從。故不佞謂其必行者此  
也。所可慮者。吾使臣旗牌已遣。而彼中王子陪臣不  
肯放還。倭將不留數人。門下須諭沈惟敬諸人三事  
一有不從。卽令諸人回還我境。速知會全羅用心邀  
截我兵。固守津江。火速報知不佞。卽發劉綎新兵協  
助。不佞亦親至開城共議進剿也。萬勿倉卒應之。設

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清正乃拗其中我  
如○此○則○執○執○在○我○則速遣智術之士間諜其中令之變動徐觀相持行  
事是一策也如行長意真肯留倭將而清正獨拘二  
王子與陪臣又敢獨留王京則單放行長諸倭歸國  
我則照前困守之法亦莫輕動以待不佞之來釜中  
遊魚諒不能倖脫矣諸惟留神是望

報趙張二政府并百司馬書

截殺

昨者王京事勢最爲難處十萬之衆據守堅城攻之  
不可惟有坐困之法能行非遲以數月不能了事且

慮其有四散標掠。死力決戰之患。而時輩師老財匱。久無成功之議。又繼之矣。欲如趙充國坐困先零。非今時所得爲也。幸其執屛求歸。借言通貢。正可爲弔虎離山之計。特具塘報請肯定奪。以穩其心。非真許貢也。至於平壤開城碧蹄敘功之疏。向因王京未下。不過借此以激勵將士耳。二事甫行。俱有深意。而叢議蜂起。誠爲可笑。不佞某於今日。惟知滅賊報主。他非所敢顧也。幸仗洪庇。已得王京。而調兵前後截殺。倘再得成。又何貢事足言哉。近賊於十九日。盡離王



京日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纔到尚州未及一半且又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過河。過江隨後盡毀船隻橋樑恐我兵追襲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驟進。緩緩尾後。只當護送以安其心。直待去之日遠勢不能。逐。又。彼。糧。食。將。盡。困。憊。而。後。擊。之。若。海。上。水。兵。船。隻。久。已。伺。候。諒。必。不。誤。近。據。陪。臣。尹。根。壽。報。稱。韓。應。寅。等。狀。啓。國。王。謂。全。羅。左。慶。右。尚。水。使。處。於。本。平。三。月。二。十。一。日。李。舜。臣。三。水。使。率。舟。師。齊。泊。蛇。梁。海。口。等。處。伺。候。倭。賊。下。來。當。以。水。兵。移。至。釜。山。海。口。截。

殺。蛇梁至釜山鎮不遠，釜山海港中甚寬廣，外面險  
狹，倭賊盡將船隻藏置港中。我兵亦爲港口險狹，未  
敢撞入。欲伺倭賊遁出，左右水軍一時掩擊，截殺倭  
賊。乃其君臣本心，況不佞屢次催促，未有不行者。且  
朝鮮火器如發槓瓜子砲，比中國製更精利，而水兵  
船中所專用者，槓內有一木槓，鐵頭鐵翅，鐵筴火藥  
發去可及六七百步。倭船遇之，未有不碎者。今用此  
撞，又用火燒，若得盡截，上策也。卽不然，得截其半，亦  
不失爲中策。又不然，使其歸島，朝鮮土地盡爾恢復。

恐亦不至下策。何任事者苦心，忌功者煽黨，必欲置天下事若之何而後可也。設非臺下主張於上，某何以自樹於下，臺下之恩，殆與天地等矣。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朝鮮戰守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南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于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

與中國蕪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

放形勝殊爲明了不須更假圖帖

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濤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

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西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熟察此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

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而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鬪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以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

稷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賺出王京事亦覺  
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卽東往  
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  
無算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  
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某雖  
屢檄提督進兵而將兵驕惰不肯前軍中洶洶俱  
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  
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冰雪鹽菜毫  
無入口功勞非細百官懸綸切賞足使兵人短氣迺言官反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

先給二十兩。比寧夏反爲不如。經畧題敘又不肯覆。今乃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堅完。烏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疎虞。將何以處。職與提督雖百般催儻。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蹄之戰。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倭真恐懼。漸次逸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求萬全。縱令再不必不使如去年。竟達平壤。若履無人之境也。其要言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圖說並

進視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  
惡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  
難於卽返，必須尊臺主張。卽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  
協助，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皇恩  
播而軍心勵，兵執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收也。

咨  
檄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

防海

一爲議歸舊軍以防海患事。據贊畫袁主事呈稱：舊  
沿海衛所守備甚密，若寶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



時。而國初因之者也。居住日久。生聚甚繁。嘉靖二十九年。將正軍四百餘名。盡數撥入振武營。三十八年。又將餘丁四百餘名。抽戍石塘嶺。而海上空無人矣。今宜以此軍復還守海。而振武石塘等處缺人。別募軍補之。蓋海上地薄水鹹。新募遠方之人。不能居而梁城土著之軍。其田產在此。墳廬在此。漁鹽之業在此。固其所狎居而樂處者也。然不獨梁城。凡天津等衛。抽補者各宜照此行之。爲便。等因到部。

徵大小將領

勦倭機宜

一本部奉 命徵調各師，不日渡江，深入朝鮮內地，剿絕倭奴，其攻戰之法，必須預講，敵情虛實，必須預知，今先以主客馬步攻戰三事謀之，本官宜多方籌畫，或與部下有謀智者，熟思審處，照款登報，然兵家之事，千變萬化，難以拘執，如有破倭奇策，出于三事外者，俱商確明白，或密揭，或面稟，以俟裁酌，慎勿稽遲草率，有辜本部屬望至意。 一議主客之勢，須先遣通曉員役，會同朝鮮君臣，酌審倭兵動靜如何，虛實如何，如何攻，如何戰，然後進兵，斯爲成算。 一議

馬步之勢。倭兵多步。我兵多馬。步利險阻。馬利平行。倭兵拒險阻。則我之馬兵無所用。其武前日攻城之戰。病正坐此。蓋地利不可不得也。得地利必須藉鄉導。法曰鄉導不得曰昧。朝鮮人即可爲之。無患也。但遇險我先設伏。無令倭奴得之。故古之名將。列伍陣設伏二十處。以取勝者。有以哉。我兵在馬上。倭兵在步下。我兵之刀短。倭兵之刀長。其勢稍不相接。不得器械。是以卒與敵。須易以長鎗大劍。以便搠刺。江南之篋笮鎗刀。率皆長兵。正此意也。陣定而合。須我之

步兵先之。馬兵繼之。馬兵分左右翼擊之。乃法也。

一議攻戰之勢。說者謂倭之鳥銃。我難障蔽。倭之利刀。我難架隔。然我之快鎗三眼鎗。及諸神器。豈不能當鳥銃。倭純熟。故稱利。我生熟相半。故稱鈍。原非火器之不相敵也。倭刀雖利。能死人。我刀雖稍不如。豈不能死倭哉。倭之所以能敢戰者。非緣一刀之故。其實殊死戰也。前者死後者進。無少退怯。今日調兵四至。雲集烏合。若兵將無紀。士分彼此。心果堅耶。否耶。西夏之事。可爲殷鑒。豈我之刀不能敵倭。倭之利刀

不能架隔殆非也。其心實不如倭之死戰也。宜選驍  
勇敢戰者另爲一營。亦須選勇將有謀者統之。或用  
之衝突。或用之設伏。或用之出奇。或用之夜砍敵營  
以濟諸兵之所不及。昔晉謝玄劉牢之率兵五千。大  
潰秦師。誠得死力也。人又謂烏銃能擊二層。嘗試之  
矣。八十步之外。能擊濕氊被。二層。五十步之外。能擊  
三層四層。諸所議障蔽事宜。亦當從長。其實兵貴速  
合。障蔽先之。弱兵繼之。強兵又繼之。撲砍一處。分兵  
左右衝擊之。倭無所施其技矣。乃孫武子三駟之術。

於法有之。非誑也。

檄劉賡畫

設險禦倭

一爲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照得朝鮮幅員六千里。本形勝之區。重山內障。大海外環。八道相依。三都連峙。若潮隨江上。必舟楫。始可濟人。更泉出地中。遇畦畝。悉皆陷膝。誠哉四塞。可保萬安。顧本國耽文墨。而不詰兵戎。棄天險而不知修守。遂使倭奴藐焉狂逞。按查往歲。四月。中倭犯釜山。曾未浹旬。飛渡洛江。徑踰烏嶺。連陷東萊。密陽。開城。金海等城。直擣慶尚忠

清京畿咸鏡等道任彼縱橫全無攔阻國不絕者如

朝鮮立國

四備禦

日水攻

之千

南

遠

夷

攻

之千

綫今幸

天討敷張

故土盡復

據報倭奴

雖步步退

後之皆入之境不詢勿開而數道並行既之千京旋而

奔猶程程阨險因嘆朝鮮昔日布置能如此倭何能

使倭一無忌憚至此往事難追姑無論已但倭奴遠

居日本彼欲內犯勢必先據朝鮮而後南犯登萊北

犯遼薊惟其所之近察降倭所報益見關白狡謀故

倭奴雖宵遁難保不再來大兵雖凱旋難保必無事

朝鮮瘡痍殘破倭再來犯必至淪亡今議留兵協守

亦不過酌量權衡暫爲修備蓋多留則思歸將士孰

肯樂從少留則衆寡強弱執難與敵是今日借箸而  
籌朝鮮者無過於因地設險因險設防爲第一策亟  
應查明以便咨會國王上緊修舉牌仰該司會同李  
提督行令鄭趙二叅軍及知謀材官策士等多方採  
訪先以今日追倭經歷之處得之目擊者如烏嶺崎  
嶇倣彼劍閣相度或造重關或挑濠塹如洛江深澗  
爲我要津有警或守渡口或截舟船或東萊海口可  
絕則絕之或密陽江口可阻則阻之某城寥廓低薄  
應否斂小增高本國糧食皆係野積應否俱令上納



緊要郡邑分貯無仍前委置路左以資盜糧江邊樹木在南岸者應否盡行刊去使倭來無木爲棧以阻其濟他如王京抱漢江開城抱臨津平壤抱大同應否俱堪設險又如慶尚居東南全羅居正南忠清居西南倭犯必由此處應否酌其衝緩設險預防其餘未歷地方或詢諸耳聞或查彼該國凡可設險之處一體舉行不拘土城石牆木柵不拘滾石播木深坑務宜條議妥帖然後酌量衝緩或某處應撥朝鮮官兵若干守把或我留兵量撥若干協助或用火炮若

千并沿途沿海或五里或十里應否修設烽堠如中國之制有警相傳得以堅壁清野使倭四無所掠本國得以預行防備蓋倭來利在速戰惟深溝高壘彼計自窮是今日爲朝鮮善後之策或不出此中間有未盡事宜悉聽區處停當畫圖貼說呈報以憑移咨國王修舉并委官監督務期成功若止藉留兵恐不足與敵且爲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闔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鹵

徐致遠武靜參較

支華平先生集

議

支大綸

分黃道淮議

夫孝武固雄才之主也，而又丁漢中、午之運，竭宇內以制河，詎不能埒美禹功哉！乃瓠子之決，至長歌歎。

戲沈璧馬以傲靈于河。且窮數十年之力。僅乃塞之。且築宮以侈其盛。河之難治如此。其在今日則資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弃。則害不可蠲也。其難且什。伯于漢矣。河自汴而合淮。故決在汴。汴幸無決。而東危汶泗。非危清濟間。又決而危豐沛矣。即幸旦夕無恙。而又虞其絕。非而厄吾漕。幸漕利矣。而合淮會泗。激而橫溢。淮鳳泗以侵祖陵。縱之則陵危。決之則運道危。愈積愈高。則徐邳之生民危。顧不甚難哉。河之勢合則大。分則小。而河之道寬則緩。隘則急。或塞之。

以來其流或濬之以分其勢。古今治河之策大都若此矣。故謹偵視繕隄障以待淫潦之水。修洪閘時蓄洩以濟淺澁之患。開支河以多其委。刷海套以沛其流。築遙隄以遏其衝。勤掃捲以盪其淤。當事諸臣日議之而日修之。自開新河及今迄二十年稱利矣。邇者鳳泗之間洪水返淮以虞祖陵。皇上赫然震怒罪諸當事之臣而議分黃道淮以安陵寢。此格天純孝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建議之初有欲亟開高堰者議者而議者謂高堰地卑淮水所豬一拆則淮水日東黃

曆二。十一。二。年有鳥是。

河乘之。濁流西入。淮且益病。蓋黃強淮弱。勢必相陵。運道祖陵。並受其害矣。夫淮流壅遏。本于清口。河身之墊高。黃河倒灌。淤河日積。至成關限。而盱泗之水。遂侵祖陵。淮流正道。原在清口。與黃交會。故開黃家壩。以分黃。開清口河。以縱淮。而高寶諸河。又淮泗旁洩之路。故開周橋武墩。以洩之。而安鳳泗。而湖身平淺。容納不廣。則又開涇河諸處。以洩河而入海。又開金灣芒稻。以引河而入江。而又開淮口之沙。以通全淮。其歸仁石隄。鬱爲陵寢。屏捍歲加修築。以防河之

入泗則河勢益遠而祖陵可長無事矣。今分黃導淮業已底績。而淮派既分。注瀉既極。黃堙決口。既深且迅。河勢益復南徙。徐呂之洪。淺澁爲梗。河壅成灘。扒撈罔績。則雖稍鑿乾沙。另開小渠。以濟新運。亦一時權宜之術。無補經常之策者。況黃水汎濫。勢且奔潰而四出。則睢宿之間。民且魚乎。以今計之。小浮橋。汴河之故道。黃水之所經也。自黃堙旁決。徐呂淺澁。則濬小浮橋。以濟運道者。宜亟講也。小河口。睢河之故道。黃堙決水之所經也。頃因淤塞。東潰白洋。黃流溢

出而蕭碭之間。歲罹洚洞矣。則䟽小口以通壩塞者。宜速圖也。沂河口乃沂武二水入河之道也。河水於隄梗而邳宿剡城滙爲巨浸矣。黃堦旣分。則引沂武汝濟河流之淺者。宜速舉也。蓋護陵濟運。並爲急務。今分黃導淮。當審幾宜事。誠得已。則不必殫財力于波濤之區。勢誠當舉。又不可弛經畫于先事之防。睿謨獨斷。廟議僉協。奏平成之功。追神禹之績。行旦暮遇之耳。

序



永昭兩陵編年史序

永昭兩陵

先生

集歎典、黃坤、儀、合卷

而陵編年

符袞恭以、此爲恨

夫史者迴天維旋地絡景曜璇躔昭回蒼冊神謨廟  
略絢燁玄區善敗炯如勸戒斯灼俾在御者瞻前軌  
而改轍操軫者聆故曲而調絃進忠良則龍干再肉  
誅僭逆則夷羿重禡懷瓊握瑾之士睹華袞而作氣  
胸馳臆驚之侶望斧鉞而喪魄匡袞糾繆助化流

於斯爲烈矣爰自巢風旣家羲畫甫孺有六籍以宣  
聖教有六家以析名象有乘譜以申世模有埤稗以  
悉叢委美刺別于騷賦堅白雄於同異鏤山嶽篆鐘

呂鞏繡恬毫、藻績倫蘭、體裁百變、而史實該之、洋洋  
乎囊括六合、總攬萬彙、蓋不朽之盛事哉、故金石時  
乎鏤泐、而烟鑑不磨、日月代有朏朧、而縹緗永耀、縮  
陰陽舒慘之機、佐皇王章瘳之柄、遐迨太始、下垂無  
極、自剖闢以降、未之有替也、迨夫蠅蛙競響、紅紫亂  
色、言辯而罔詮其奧、文葩而遂斲其樸、詭異飾則雅  
致漓、替黜焚則品目亂、附威富乃鑽皮而潤毛羽、抵  
單微顧錐肉而生瘡痂、豈惟索米之陋、實貽曲筆之  
訛、史道之厄、烈於秦燔矣、惟我 皇明、紹隆軒頊、度

越姬似、關三極于晦蝕、沛玄澤于大荒、躋命崇勛、窮  
天徹壤、蓋墳索不足宣、丘倚未易述、厥惟史局、作者  
彬彬、遘樹圖之景運、叅簪筆之華秩、紀言動于垂衣、  
激秕苑之芬潤、歆向接席、班范聯署、猗欵煒哉、第啓  
扇于易世、則涇渭易淆、焚草于液池、則流覽曷遍、雜  
拾遷除之赤歷、猥裁胥史之故牘、恩怨潛萌、疑信錯  
出、琬編鏐檢、鬱而未揚、龍圖鳳草、闕而莫弔、用使然  
蔡博古之士、蓋儻頌于當年、長籌佐命之臣、闡規隨  
于往哲、韋絢佇睠、九土盱睢、積有間矣、大綸先世、邇

有聞人、聿念鼻祖、臣叔芳、人稱幽齋先生、潛光逐鹿  
之秋、撰記飛龍之會、式從草昧、揆次天歷、暨高王父  
臣支茂、奮逸軌于 文宣、曾王父臣支立、濫詞垣于  
英憲、王父臣支高、發藻于 武廟、嚴父臣支祿、嗣響  
于 永陵、誥誥五葉、世叨文學、掌故之司、遙遙三、  
庶接天下、博知之系、而皆性耽古昔、學不常師、身在  
顯晦之間、故餘力足以弘著述、官繫詞翰之局、故聞  
見足以備編摩、凡國常民、極邊防河漕、皆精研而殫  
其要、遡原而習其委、或參侍工寮、而與聞其概、或躬

親敷歷而備究其詳、忠臣讜議、時揖讓而丰采如觀、  
神皇察相、日趨踰而都俞在耳、摘鉛次槩、藏副巾箱、  
幾侔秘府矣、臣大綸、生髮未燥、猥習句讀、遠膝耳提、  
趨庭面命、口誦臆記、逾弱至壯、迫馳驅南北、厠跡冠  
珮、尚思得一當以罄涓埃、尋舊學以酬知遇、而術疎  
數奇、志與時左、首忤權相、再中讒喙、素壁點于青蠅、  
雄翻摧于飛弋、偉算逝而辭懷、遐思集而盈抱、惜聚  
沫之薜華、思世業之就蕪、乃搜獮故帙、結佩遺音、仰  
九廟之訃謨、而委心揚扆、接八閔之碩彥、而抵掌校

贊、籤、軸、繡、列、碎、金、如、鈺、僭、不、自、揆、乃、效、司、馬、遷、史、記、  
司、馬、光、通、鑑、分、格、辨、體、援、古、質、今、粹、爲、卷、牘、蓋、善、無、  
微、而、弗、揚、惡、必、顯、而、後、稱、一、人、而、終、始、頓、異、者、虔、始、  
而、深、惜、其、終、一、事、而、心、迹、兩、疑、者、信、心、而、姑、貫、其、迹、  
譽、溢、寰、衢、而、得、自、不、虞、者、必、沿、華、而、覈、實、毀、幾、負、俗、  
而、出、自、求、全、者、不、以、瑕、而、揜、瑜、廉、介、峭、直、者、雖、賤、必、  
褒、山、棲、谷、隱、者、雖、貧、必、述、批、鱗、碎、首、者、大、書、瞻、聞、儁、  
詞、者、亟、賞、飾、浮、以、炫、俗、者、不、錄、至、若、奸、名、以、聚、賄、者、  
重、爲、拊、擊、盱、曠、逃、之、衡、鑒、幽、仄、之、踪、草、凡、再、易、歲、亦、

屢更矣，丙申秋杪。永陵脫稿，觀察項德植見而謬賞，謂世廟德澤，亘古獨永，通紀諸書，槩未皇及，士流企慕，怒焉如飢，亟畀梓人，以揚丕烈，旣而昭陵就緒，因并鐫之。夫仲尼至聖，志在春秋，猶蒐擷于寶書，乘觀于周史，感麟紱而抒簡，卜陽豫以稽疑，蓋紀載若斯之重也。大綸識類燭龍，身羣野鶴，而乃結隆思于衆隰，紆遠駕于魯暉，手澤故在，疑抱誰質，啟滕剖裘，眩輶軒之梗概，範形鑄象，談鐘山于曲室，挂漏旣多，郢燕益謬，罪我是思，敢云竊取之義哉。第子長紹

談大家績固，故業可藉，柯則不遠，蓋蓄德于多識，匪資吻于塗說，倘覽者燭張左之艷詞，繹筆削之微言，亦禮失求野之意云爾。若說難留秦，呂覽遷蜀，左盲曠別，憤極成章，大綸遭逢，聖明幸不罹此，而蒲柳未秋，桑榆非晚，悲名稱之不植，托空言以自見，亦豈若而人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